

## 陈晓楠:没勇气提最残忍的问题

昨天晚上在绵阳突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说是可能有较大余震的可能。深夜再次回到酒店后接到电话,才知道关于陈坚的视频片段,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

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澄清,在陈坚营救现场不停提问的那个女记者并不是我。当时,我还在遥远的香港直播室,尽到作为一个新闻主播的职责。

在整个营救的过程当中,我与我们在前方的摄影记者通了数次电话,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人会愿意相信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

事实上,到灾区后,我也在困惑着、矛盾着。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挑战着每一个生命,也考问着许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在灾难的第一现场,我们作为记者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要被还原成“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传媒工作者,都在思考这些沉痛的问题。我相信,也包括那位女同行。

在香港直播室的时候,每一次连线记者,我都下意识地身体前倾,直到有人提醒:“你怎么老趴着?都快钻到监视器里了!”

香港太远了,演播室太豪华了,我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127个小时过去,录完周六的特别节目,走出大楼,给头儿打了个电话,“我必须得走了”。

“冷暖人生”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拍摄了五天的时间。有一个晚上,和老朱通话,他气喘吁吁,声音也有点儿不对劲,我正一个劲儿嘱咐怎么拍怎么拍,他突然说:“晓楠,你知道么,我们现在周围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大月亮在天上,我们正走过死尸堆。”我呆了半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一片漆黑的地方,就是北川。

北川中学的学生们,如今被安置在宏苑宾馆的大礼堂里。礼堂外面墙上疏散到这里的学生的名单,紧挨着它,是一张张寻人启事。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家长正紧张地看名单,她要找侄子,北川中学高一(3)班的李纳。我帮她一起找,“这儿是高一的,高一(1)班,高一(2)班……”手指按着墙上的名单,我高声念着班级学生的名字,但手指慢慢滑下来的时候,突然不再敢念出声,高一(1)班有十几个学生在这里,但(2)班只有两个,(3)班有五个,这其中,没有李纳。

每个班级当时教室的位置不同,上的课程不同,跑出来的学生数字相差很多,有一个班,四十几个学生,只生还了四名。

我问这个班的女孩:“你们班是个什么样的班级啊?”本来悲伤的女孩子突然笑了:“我们班,成绩不好,体育好,是个特别义气的班,这是我们班同学自己总结的。”

有一个男孩子,和自己最铁的哥们一块往外跑,一转头,房子倒下来,巨石离他只有几厘米,再看跑在他身后的好朋友,只剩下一双脚。好友的家长来的时候,这画面,他一个字也没有说。

我拍他的肩膀,说抱歉,我不应该让你回忆这么残酷的时刻。

男孩儿很懂事地摇摇头。是啊,我该问吗?我怎么能问出口?

孩子毕竟是孩子,突然而至的集体生活让他们感觉新鲜,几天之后,他们已经在用纸板铺成的大通铺上开始笑闹,每当我蹲下来,问他们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他们总是会高高兴兴地回答,于是我就更没有勇气,问出那个世上最残忍的问题:“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开启生命最黑暗的回忆。

有一个女孩子,被砸在一块大石板下面,后面一个男孩子的伤比较轻,救援人员决定先把她抬出去,当他们返回来的时候,男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女孩儿哭着对我说:“都是因

为我……”

我抓着她的手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旁边的女生紧紧搂着她安慰,脸上却是微笑着的,那笑容,有一种坚定,远远超越了她的年纪。

我的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从来没有哪次采访像这样总是长时间地停顿,有时候,我需要长长地舒一口气,才能问出下一个问题。

陪我们采访的小何介绍说,学生们现在情绪还算稳定,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初中部这一千多名学生中,只有六十多位家长来认领,另外的一些父母,还没有音信。他说,他很难想象,当孩子们度过了这特殊的集体时期,当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些没有了家的,生活该怎么继续。

晚上总部传来消息,让我们小心,这两天恐怕会有六到七级余震,酒店墙上已经有几道裂纹,我们商量着到底要不要住到街上去,还真真是有点揪心。

老朱说,这几天满脑子都是陈坚的歌声,在瓦砾下坚持了三天三夜之后,这个26岁的年轻人用世界上最微弱的声音唱着红高粱:“好酒,好酒……”那声音,从几根巨大的横梁下传来,响彻整个北川城。

(博主系凤凰卫视主持人,博客地址:新浪 更新时间:5月19日)

## 野狼谷:你可以对记者说“不”

这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让人流泪的故事,我们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着。

其中你肯定不会忘记有个女警察,她就是蒋敏。蒋敏的父母和孩子在这次灾难中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她却忍着失去亲人的痛仍然坚持在抗灾的一线,然而身心俱疲的她还是累倒被送往了医院。相信看过这条新闻的人,在被蒋敏感动的同时,也一定会因那个采访蒋敏的记者而愤怒,他竟然问蒋敏看到她照顾的灾区孩子时会不会想念自己的孩子。

看到这时候,我心里很愤怒。真想厉声对那个记者说:这样刺痛人心的问题你也问得出来?你还有没有点职业道德?(你们作为记者,也很辛苦。你们想得到第一手资料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你有没有考虑过蒋敏被你采访

时候的感受?想想假如是你失去了亲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在那种环境中你经受过那样的刺激吗?你以为这是在做什么人物专访栏目吗?这是在抗震救灾!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彼此的关怀、帮助、鼓励!不要再用这种“技巧”伤害已经伤痕累累的人们的心!

看看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上也说,专家呼吁媒体别用频繁采访加重当事人心理负担。9岁小学生被埋废墟里后,唱着歌等着被救。面对媒体频繁采访,孩子却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赴川的武汉心理专家施琪嘉教授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有节制。

在成都一家医院里,施琪嘉见到这名又哭又闹的小学生。他来自重灾区汶川映秀镇映秀小学,地震发生时整个班

级被埋,大部分同学在废墟里没等到救援,只有少数孩子获救。这名小孩获救时唱着歌,由于胳膊折断,被紧急转运到成都医院。得知消息,媒体赶到医院采访,小孩子一遍遍讲述当时情景,情绪逐渐失控。终于,小孩子变得十分惊恐,开始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更令人担心的是,孩子的父亲在地震里去世,母亲情绪一直低落。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很多医护人员来自重灾区北川县,他们家属多有伤亡。救治伤员任务繁重,这些医护人员对家人安危无暇顾及。一批批媒体赶到这里采访,记者不停追问他们:“家人去世了坚持工作,有什么感受?”施琪嘉说,绵阳是灾区伤员救助的重点地区,医护人员没有办法休息,一直连续工作。媒体追问不仅耽误这些医护人员的工

作,而且加重他们精神负担。他曾与一名护士长交流,这名地震中失去亲人仍坚守岗位

的护士一边说“没事”,一边泪水长流。施琪嘉呼吁媒体,别用频繁采访加重当事人心理负担。

看到了吧,那些在救灾第一线很辛苦的记者们,你们在最快的时间内,让我们知道了灾区的消息,我们感谢你们。但为了刚从废墟里被扒出来的人们的心理健康,为了让他们尽早忘记那可怖、恐怖的一刻,为了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请你们不要再反复去揭开他们那些令人悲痛欲绝的伤疤了。

对于是否配合记者的采访,灾区刚刚受到灾难的人们,你们有理由大声地对他们说“不”。

(博主系普通网友,博客地址:搜狐 更新时间:5月20日)

## 翁虹:慈善是种爱心 绝对不是比赛

这两天我几乎暂停了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推掉了很多演出和活动,每天集中一切时间往返于各个赈灾的宣传活动中。昨天(5月18日)刚刚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大型赈灾义演》,没想到今天(5月19日)一大早,当我打开博客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网友没搞清楚事实就肆意谩骂的流言。联想到前几天,同样有演艺界同仁因为捐款的事情被大众评头论足,我不禁感到极度失望和痛心!

在地震发生后的当天,我和先生马上就联系了重庆文岩教育基金会,捐了10万元,希望能够尽一些微薄力量。但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呼吁把更多的人号召到一起来,那么我们将是一支更强大的爱心队伍。于是,重庆文岩教育基金会和我商讨,决定由我用自己和先生多年的海外关系,把一些海外人士号召起来。如果他们想捐款可以有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于是“刘伦浩翁虹爱心基金”就这样连夜成立了。因为这些海外侨胞对内地的慈善机构并不熟悉,我们俩也有义务与责任为这些海外侨胞做后续的跟进工作。

四川是我母亲的家乡,我还有一些亲戚在成都和重庆。因为跟这个地方从小就渊源,我这几天就一直琢磨着怎么可以筹更多的善款。18日我刚刚结束一个慈善活动,就匆忙赶到中央,参加《爱的奉献大型赈灾义演》。当时在后台,导演说:“大家等会儿表演完后表达一下爱心,不在多少,是份心意。”当时并没有时间允许我再从演播厅出来找银行,我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翻了出来,5000块。

然而,第二天,博客上就开始有人恶语中伤:“你赚那么多钱,才捐个5000块,你虚伪,你小气,你无耻!”我不忍再继续看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我向来信奉“与人为善不为人知”。做慈善,是要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作为一个艺人,就应该

做好本分,做好一个宣传员的角色,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来。从1989年出道到今天,我所做的每一项慈善事业都让我问心无愧!做慈善,不需要大张旗鼓,只求坚持到底。

我在震后第一时间捐的10万块,我觉得并没有必要向公众报备吧。这是献爱心,而不是比赛。最近大家似乎一定要拿这件事情进行攀比,这是否违背了我们奉献爱心的初衷?!骂了华仔,又说姚明;说这个赚得多,说那个捐得少。慈善事业,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贡献力量,量力而为;捐多捐少,都是爱心。李连杰在前天的采访中说:“捐一毛钱,一点也不少;捐一百万,一点都不多。重要的是,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团结,也就看到了希望。”如果某些人仅仅看到昨天的赈灾义演就评论某某演员小气、无耻。那么我也只能对此表示遗憾和愤怒:用心做慈善还要被骂?!但是,我问心无愧,并且更加要将慈善进行到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世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攀比中抽离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真实有效地帮助灾区上,让他们尽快重建家园。比多比少,没有任何作用。很有可能,你在这一刻谩骂别人小气鬼,却不知道他或许默默地正为亡灵俯身祈祷;你在这一刻看到别人只捐了100块,但是你并不知道,几个月后他或许会抚养一个灾区孤儿成长。

在灾难面前,我依然义不容辞;在流言面前,我表达了愤怒之后,还是会平静相待。因为,做人做事贵在良心。我和先生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们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满腔热情,依然会尽我所能,将爱心进行到底!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事业,就算再多流言蜚语,再多艰难险阻,我也永远不会放弃。

(博主系知名艺人,博客地址:新浪 更新时间:5月19日)

## 杨澜:那个失去老公的女医生

举国默哀的时刻,我紧接着都江堰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廖晓斌的肩膀。那一刻她泣不成声,令我的内心无限酸楚。

这是廖晓斌自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二次哭泣,上一次哭是她亲眼见到自己家所在的5层公寓楼顷刻间被地震化为废墟时。当时她爬到地面仅有的二层楼体上,对着瓦砾堆大声呼喊至亲的丈夫时,已经完全听不到任何回应。

灾后仅两个小时,廖晓斌就带着确认了丈夫不可能救出的巨大悲伤投入了抢救伤员的工作。从那时到现在,她几乎没有休息过,每当同事劝她休息时,她说得最多的话是:“我已经无家可归,就让我多工作会儿吧!”廖晓斌在成都工作的女儿和

她一样同为医生,因为工作忙碌,母女至今未能见面。母女俩只能通过电话互相鼓励,彼此支撑着度过这人生中的艰难时刻。

廖晓斌和丈夫结婚已经有30年,人生过半,失去伴侣的悲痛她已经无力再说。她只是跟我说,她最想对已经去了的丈夫说的一句话是:“老公,你走了以后,谁给我做饭?”

这就是众多大震之后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平凡女子中的一位。她已经失去自己至爱的亲人,却正在为别人的亲人忙碌。

我们的行程还在继续,还会有更多的感人故事和大家分享。

(博主系著名主持人,博客地址:新浪 更新时间:5月19日)

## 郭海鸿:地震中最美丽的“谎言”

“女儿,我是你爸爸,你一定要坚持,武警10分钟就到了。”

——也许,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谎言”了。正是这样的“谎言”,支撑一个女中学生在废墟里驱散恐惧,战胜死神,最终被成功救出。

这个孩子就是四川绵竹东汽中学学生王丽,目前她已经被转送到重庆市肿瘤医院治疗。她说在她被埋废墟中时,有多名叔叔“冒充”她的父亲安慰她,她伤好后,最大的心愿是找到他们,认他们作自己的亲人。

5月12日下午2:28,地震来临,此时王丽所在的高三(1)班正在上历史课。大家刚跑出教室,顿时感觉整栋楼都在抖动,大家急忙蹲下去,小

心地抱着腿。随后不到10秒钟的时间,整栋楼都坍塌掉。王丽的身子及腿被预制板和乱石压住。

惊吓之后,王丽喊着救命,却无人答应,随后她渐渐察觉呼吸也非常微弱,特别想睡觉,可是她又恐惧一旦睡熟了就再也醒不过来。就在她不断挣扎的时候,不远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吸引了她的视线。她告诉自己,绿色代表生命,在这个时候看到绿叶,一定会有生的希望。于是,她开始不停地用手刨开身边的碎石,想试着自救,累了就看着那棵大树,直到天黑。王丽说,天渐渐黑了,她听见挖土机在外轰轰地响,还能隐约地听见

一些声音。于是,她再次大声地喊着“救救我”。

“女儿,我是你爸爸,你一定要坚持,武警10分钟就到了。”王丽说,在随后的时间里,她听见外面传来“爸爸”的安慰声。她心中一阵喜悦,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坚持到了天亮。被救出后,她才发现,当时,她的父亲根本没在外面,安慰她的是几名素不相识的好心叔叔。

13日早上10点多,王丽被五名武警官兵救出,送往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其父母也随后赶到。医生当即决定为保住王丽的生命,必须截除左下肢。当其父母在痛苦中犹豫不决的时候,王丽认真地告诉他

们:“能活着已经很好了,失去一条腿又有什么大不了!”王丽告诉记者,她伤好后,最大的心愿是找到“冒充”她父亲安慰她的好心叔叔,认他们作自己的亲人。

与死神赛跑,与极限抢道,这几天我们知道了太多感人的故事!

这群“冒充爸爸”鼓舞孩子“挺住”的故事,一样感天地,回荡于天地之间!

“女儿,我是你爸爸”——记住灾难,记住灾难来临时如此美丽的“谎言”。

这句谎言挽救了一条生命,诠释了人间大爱。

(博主系普通网友,博客地址:网易 更新时间:5月20日)